

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现状解析^{*}

——基于1999-2009年区域经济面板数据

李 昆, 胡晓雪, 张又心

(四川大学, 成都610064)

摘 要: 本文利用1999-2009年的西部地区区域经济面板数据, 以个体经济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基本情况, 实证检验了个体经济活跃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即个体经济越活跃,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本文研究结果在个体经济发展是否有益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这一重要问题上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扭转地方政府对个体经济的偏见, 加大对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扶持力度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个体经济; 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政策

一、引言

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各地经济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但却一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区域差异, 区域间个体经济不同的活跃程度就是这种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个体经济在西部地区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中东部的发达地区, 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比在东部地区更为重要的作用。

迈克尔·波特等提出的创新增长理论认为^[1], 当经济处于不发达阶段时, 由于缺少就业机会, 大量的民众被迫自谋出路, 从而使得个体经济在整个就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在此情况下, 个体经济发挥着繁荣经济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 就业机会增多, 同时规模效应使得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逐步被替代和边沿化, 此时个体经济的比重开始下降, 而其发展情况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呈现出负相关。当进入后工业时代, 随着服务业这种对于微型企业吸纳能力高的产业的兴起, 个体经济将开始其新一轮的增长。回顾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程, 它们的自雇就业率就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 再逐步回升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个体经济发展迅猛, 且个体经济越活跃的地区通常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进入二

十一世纪以后, 总体而言, 个体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逐渐下降, 尤其是在沿海地区, 个体经济在市场中的份额大幅减少, 这也正好与我国的经济转型相适应。

近年来, 发达国家已经将经济政策从支持大型企业转变到更多地去扶持中小微型企业, 而在我国, 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使得作为小微企业代表的个体经济也越来越被学术界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所重视。目前, 有很多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雇就业的研究, 但其研究成果并没有充分验证个体经济在新兴市场中的作用, 国内的研究中也没有专门针对我国西部各地区个体经济的实证分析。本文希望能够通过运用西部各省地区级数据来分析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基本情况, 实证检验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活跃程度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本文检验所用数据是1999-2009年的西部各省地区级面板数据, 并以个体经济就业人员数占城镇就业人员数的比重来衡量个体经济的活跃程度。本文研究所指的西部地区包括, 1个直辖市: 重庆; 5个民族自治区: 新疆、西藏、广西、宁夏、内蒙古; 6个省: 四川、云南、贵州、青海、甘肃和陕西。随后, 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基本状况;

作者简介: 李昆(1968-), 男, 云南昆明人,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 公司金融; 胡晓雪(1989-), 女,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公司金融; 张又心(1988-), 女,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公司金融。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赵昌文教授主持的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未来十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关键和重点问题研究”(10zd&024)的阶段性成果, 同时也得到四川大学“985工程”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研究创新基地和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四川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SC11B042)的支持

第三部分阐述个体经济和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第四部分实证检验个体经济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我国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基本状况

在中国，个体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先行者，而个体户是最早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一批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初期，个体经济扮演着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它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地区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其次，它使得部分个体户成为私营企业家的先驱，为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

个体经济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后，在1999年达到了顶峰。从图1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个体从业人员数还是个体经济就业率都在1999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他们分别是6.24千万人和17%，而在到达巅峰后，两者又同时开始下滑。



图1 1981-2008年中国个体经济

数据来源: Kun Li, Changwen Zhao,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ross-regional Data (May 1, 2011).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9, Issue 3, pp. 49-67, 2011.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目前的发展状况，在随后部分中，我们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包括《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提供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一) 整体状况

由于个体经济涉及面非常广泛，再加上其经济活动的高度不透明，这使得我们很难从营业额、利润等货币计量指标来衡量和评估个体经济的活动，相关研究中更多地是以个体户数或者从业人员数来界定个体经济的活跃程度。在此我们用个体户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个体经济的活跃程度，如图2所示。从图中我们可

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12省中有8个省的个体经济活跃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省高于中东部平均水平。同时，西部地区个体经济活跃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其中新疆的个体经济最为活跃为13.04%，最不活跃的是贵州为5.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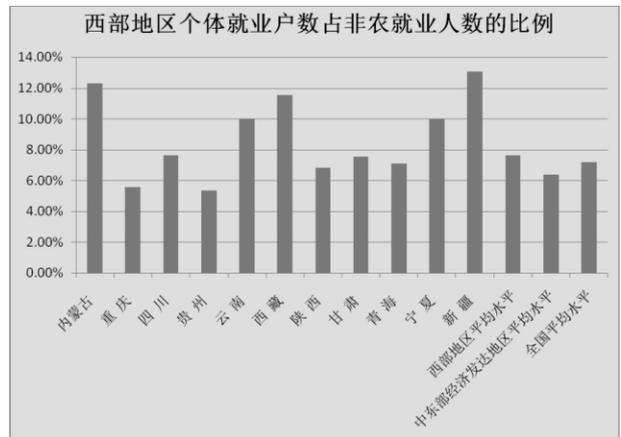


图2 西部地区个体就业户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
数据来源 《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 规模

个体经济总体而言属于微型企业的范围，很多个体户仅有业主1人，但也有不少个体户雇有数量不同的帮工。从图3中显示的西部地区个体户平均每户从业人员数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只有3个省高于全国水平的2.03人每户，而整个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仅为1.79人每户，比全国水平2.03人每户以及我国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2.32人每户都要低。以上数据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的个体经济的规模偏小，相应的实力也就相对较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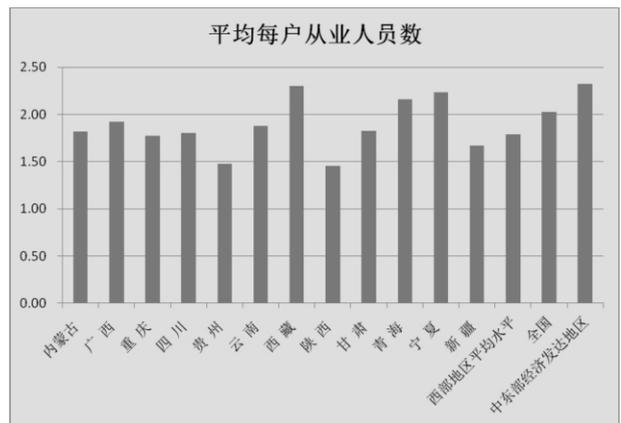


图3 西部地区个体户平均每户从业人员数
数据来源 《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 行业分布

表1显示了整个西部地区 and 全国个体经济的行业分布情况。从表2中可以看出，整个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行业分布与中东部地区差异不大，都主要集中在

进入壁垒较低的服务业上。从表中的数据来看，西部地区个体经济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上的比例明显高于中东部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为 18.74%，而中东部地区为 14.94%。这应该同西部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西部地区多数地方较为偏远，公共交通不发达，从而为民营交通运输业等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另一个比较大的行业差异是工业，整个西部地区个体经济在工业的比例 6.81%，大大低于中东部平均水平 13.05%。由表 1 可见，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行业结构更偏向于传统的商贸和服务业。

表 1 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行业分布情况

行业	西部地区	中东部地区
批发和零售业	51.03%	50.9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8.74%	14.94%
住宿和餐饮业	8.85%	6.70%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8.66%	8.53%
工业	6.81%	13.05%
卫生和社会福利业	1.85%	1.6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22%	0.59%
建筑业	1.05%	1.9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83%	0.88%
其他	0.77%	0.59%
教育	0.18%	0.19%

(四) 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近年来导致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私营企业的崛起，一部分个体经济被竞争力更强、发展空间更大的私营企业所代替。为了观察我国西部地区个体经济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将 2010 年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就业比例，即为两者的就业人数与非农就业人数之比进行了对照，如表 2 所示。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出，就目前而言在我国西部地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现象（负相关关系）。同时，本文用 1999 年到 2009 年 11 年间的西部各省地区级数据，对个体经济就业比例与私营经济的就业比例做了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经济活跃程度和私营企业活跃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57469，也就是说在西部地区个体经济与私营企业两者的活跃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不存在替代关系。

表 2 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就业比例

	个体经济就业比例	私营企业就业比例
贵州	7.89%	6.04%
重庆	9.89%	15.74%

	个体经济就业比例	私营企业就业比例
陕西	9.95%	20.91%
甘肃	13.72%	11.62%
四川	13.76%	13.03%
青海	15.32%	20.05%
广西	16.24%	13.78%
云南	18.73%	19.92%
新疆	21.73%	20.19%
内蒙古	22.38%	19.80%
宁夏	22.38%	18.61%
西藏	26.46%	18.35%

数据来源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个体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理论与模型

在本部分中，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个体经济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确立一个实证研究的模型。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体制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的，因此本文的解释将只关注宏观经济因素。

(一) 区域经济发展与个体经济就业率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我国经济发展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区域差异。如表 3 所显示的 2010 年各省人均生产总值，当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如上海、北京等达到约 7.6 万的时候，整个西部 12 省中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内蒙古也才 4.7 万，更不要说排在全国末尾的云南、贵州等省了。

表 3 2010 年各省人均生产总值

名称	人均 GRP	名称	人均 GRP	名称	人均 GRP
上海	76074	河北	28668	青海	24115
北京	75943	湖北	27906	海南	23831
天津	72994	重庆	27596	江西	21253
江苏	52840	陕西	27133	四川	21182
浙江	51711	黑龙江	27076	安徽	20888
内蒙古	47347	宁夏	26860	广西	20219
广东	44736	山西	26283	西藏	17319
辽宁	42355	新疆	25034	甘肃	16113
山东	41106	湖南	24719	云南	15752
福建	40025	河南	24446	贵州	13119
吉林	31599				

数据来源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波特等人的研究，经济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从要素驱动阶段到投资驱动阶段，再到创新驱动阶段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它的增长主要是由自然资源、普通劳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的变动所带来的结

果。此时由于缺少就业机会，相当部分的民众需要自行寻找挣钱的机会以养家糊口，这样就使得如个体经济这样的自雇就业形式比较普遍。

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投资驱动阶段之后，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累积，工业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时，生产的规模化带来就业机会增加^[3]；其次，规模经济使得小微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再者，由于经济的增长，使得国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而工资水平的提高使得自我创业的机会成本增加，这种机会成本的增加使得人们更偏向于选择成为工薪一族。^[4]以上几点原因，使得个体经济的就业率在该阶段开始出现下滑。

在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由于服务业等产业的兴起，小微企业又开始逐步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需求变得多样化和个性化，由此带来的市场细分为小微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此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更加看重自我实现，而自主创业更能给人带来成就感。以上因素等促使个体经济在这个阶段开始复苏，但是此时个体经济就业率的增长与要素驱动阶段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更多的体现为创业，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生计。

很多的研究都证实了经济发展与个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个体经济就业率要高于发达国家。Petrobelli^[5]等在研究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90年代间的64个不发达国家和19个发达国家的自雇就业状况后，他们发现自雇就业率的高低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而这和Blanchflower^[6]以30个OECD成员国为样本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二) 控制变量

虽然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体经济的活跃程度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必须要在研究模型中考虑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主要因素，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评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体经济的活跃程度之间的关系，为此，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在随后的实证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

私营企业就业比重。在中国，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被看作是私营经济的主要构成成分。我国加入WTO以后，私营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沿海一带，出现了很多出口加工型私营企业，它们为我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图4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私营企业的发展状况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两者间呈现出正相关性，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将私营经济的就业率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并以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数与城镇就业人数之比来衡量私营企业就业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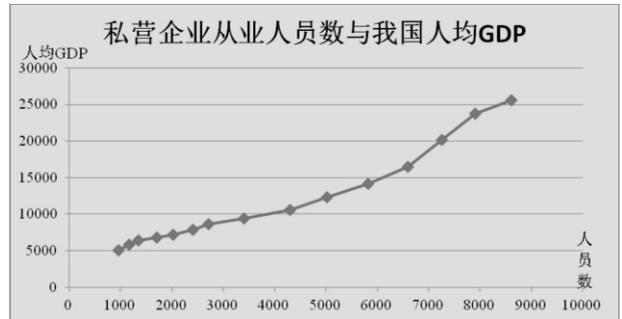


图4 私营企业就业人员数与人均GDP

数据来源：199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地区产业结构。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结构的转变，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将各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分别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地区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密度。西部地区地域广阔，人口分布非常不均匀，这也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从理论上讲，人口密度应该能从正反两方面来影响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来说，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市场容量越大，商品交换也越频繁，市场也就越活跃，也就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人口越密集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来共享有限的资源，这就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因此，为了控制人口密度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本文将人口密度作为控制变量，并用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来衡量当地的人口密度。

企业密度。从理论上推导，企业密度越大，则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就越好。因为企业密度越大，就意味着该地区的经济越活跃，就业机会越多，竞争越激烈，经济活动就越有效率。所以，本文的分析引入了企业密度作为控制变量，并以地区每万人拥有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企业密度。

教育水平。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会越大。但有研究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发展并未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相应的促进作用。故而，教育究竟会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待验证。但为了避免由于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带来的偏差，本文仍将教育水平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并用地区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占地区总人数的比例来衡量该地区的教育水平。

四、实证分析

本部分利用1999-2009年这11年间的区域经济数据对个体经济活跃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采用简单

回归来检验个体经济活跃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二步，加入其它控制变量采用多元回归来检验个体经济活跃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 简单回归

为了说明个体经济活跃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首先构建了以下模型：

$$AGRP_{it} = c + \beta_1 SELF_{it}$$

在该模型中，AGRP 为地区人均产值，由《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经取对数计算而得，地区人均产值越高，说明该地区经济越发达。

SELF 为个体经济活跃程度指标，是《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城镇个体经济就业人员数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

表 4 简单回归的实证结果（截面固定效应）

变量	系数	T 值	Prob.
C	8.38	164.83	0.0000
SELF	2.33	11.36	0.0000
Adjusted R-squared	0.51		

表 4 显示了利用 1999 至 2009 年 11 年间的区域经济数据，并采用简单回归对个体经济活跃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检验的实证结果。从表 4 中可见， β 为 2.33，且高度显著，说明总体而言西部地区的个体经济活跃程度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模型调整后的 R^2 为 0.51，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二) 多元回归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个体经济活跃程度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本部分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AGRP_{it} = c + \beta_1 SELF_{it} + \beta_2 PRI_{it} + \beta_3 SGRP_{it} + \beta_4 TGRP_{it} + \beta_5 POP_{it} + \beta_6 EDU_{it} + \beta_7 MAN_{it}$$

模型中的变量说明如表 5 所示：

表 5 变量说明

变量	说明
AGRP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取对数
SELF	城镇个体经济就业人员数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
PRI	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数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
SGRP	GRP 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
TGRP	GRP 中第三产业所占比例

变量	说明
POP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拥有的人口数，取对数
EDU	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占该地区总人数的比例
MAN	企业密度，每万人拥有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取对数

为了决定我们的面板数据应该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我们进行了 Hausman 检验，表 6 是进行 Hausman 检验的结果，由表中可见，结果显著，支持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

表 6 Hausman 检验结果

Test Summary	Chi - Sq. Statistic	Chi - Sq. d. f.	Prob.
Cross - section random	67.575782	7	0.0000

表 7 显示了利用 1999 年至 2009 年的面板数据对个体经济活跃程度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从回归结果中可见，7 个自变量中有 4 个变量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有 1 个变量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其余变量不显著。

表 7 实证结果（截面固定效应）

变量	系数	T 值	Prob.
C	6.280	30.54	0.0000
SELF	0.711	4.84	0.0000
PRI	2.851	14.96	0.0000
SGRP	4.463	18.41	0.0000
TGRP	0.884	4.30	0.0000
POP	0.005	0.14	0.8824
EDU	-1.306	-1.84	0.0649
MAN	0.001	0.20	0.8353
Adjusted R-squared	0.746588		

对于本文实证研究最关注的解释变量个体经济发展指标——城镇个体经济就业人员数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SELF），该变量的系数为 0.711，且非常显著，说明西部地区的个体经济活跃程度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以个体经济就业比例衡量的个体经济活跃程度越高，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

在控制变量中，实证结果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的有 PRI（私营企业就业比重）、SGRP（第二产业所占比例）、TGRP（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首先，PRI 系数为 2.851 且非常显著，我们可以认为私营企

业发展越活跃，地区经济也越发达，验证了我们前面关于在西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和私营企业的发展总体而言还不存在替代关系的判断。其次，SGRP、TGRP 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说明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经济发展层次也越高，符合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的为 EDU（教育），其系数为负。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而应理解为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还较低，对经济发展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还应当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和广度。

整体而言，模型检验调整后的 R^2 为 0.746588，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高。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和检验我国西部地区 1999 年到 2009 年的经济数据，发现一个地区个体经济的活跃程度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即个体经济越活跃，地区人均总产值越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个体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与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存在紧密的联系，尽管在不少发达地区个体经济比例有所下滑，但在西部地区，个体经济越活跃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好，两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结果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大力扶持个体经济，提高个体经济的活跃程度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在西部地区，由于其他市场主体的发育还不够充分，个体经济在解决就业、带动地区市场发展和活跃地方经济等方面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7] 因此，我们认为，西部地区在对待个体经济的发展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个体经济呈总体下降的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滞后，正如本文分析所示，个体经济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个体经济越活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因此，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还应继续加大对个体经济的扶持力度。

其次，在西部地区，个体经济更多的表现为底层民众的谋生方式，政府关于个体经济的相关政策应更多地着眼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上，基于“社会保护”和“人类发展”，基于各地区的共同进步和和谐社会的建设，而非将经济效率和税负收益放在首位。

再次，对于具有良好前景的个体经济，政府应引导和扶持其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生产规模，

促进其向私营企业转化，以便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要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特色文化和资源，鼓励并引导个体经济提高产品质量，实施品牌战略，争取打造更具市场认同度的地区特色产品。

最后，由于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普遍较低，因此政府在制定扶持政策时，要更多的着眼于农村地区，鼓励农村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生产优质农产品，积极撮合“农超对接”，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 Michael E. Porter, Jeffrey D. Sachs and John W. McArthur, “Executive summary: competitiveness and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chael E. Porter, Jeffrey D. Sachs, Peter K. Cornelius and John W. McArthur, eds.,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1 - 2002*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 - 25.

[2] Li, Kun and Zhao, Changwen, Determinants of Self - Employment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ross - Regional Data [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1, 19 (3): 49 - 67.

[3] Noorderhaven, Niels, Roy Thurik, Sander Wennekers and Andre Van Stel. “Self - employment across 15 European countries,” Research Paper ERS - 2003 - 081 - ORG [M]. Rotterdam: Erasmus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ERIM), 2003

[4] Carree, Martin, Andre Van Stel, Roy Thurik and Sander Wennek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ownership: An analysis using data of 23 OECD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1976 - 1996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2, 19 (3): 271 - 90.

[5] Pietrobelli, Carlo, Roberta Rabellotti and Matteo Aquil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elf -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4, 16 (6): 803 - 20.

[6] David G. Blanchflower. Self - employment in OECD countries [J]. *Labour Economics*, 2000, 7 (5): 471 - 505.

[7] 李昆, 赵昌文. 中国个体经济: 30 年的变化与发展 [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6): 105 - 114.

(编辑校对: 韦群跃 孙黎波)